

门里门外

我的日常,很琐碎:骑着电瓶车在几栋旧楼之间穿行,抄水电表、查消防通道、处理报修单……日复一日,年复一年。

同时,我的日常也很有意义。旧楼里住着的人大多同旧楼一样,沧桑、坚实,却又有些许无力……

尤其是那些老人。

小区里有不少房子是农民工家庭咬牙买下的“安家房”。直到后来子女外出打工,房子便留给了家中的老人和孩子。每到放学时间,便会有辆校车停在门口,随后会从中涌出一群背着书包的孩子,而迎接他们的,清一色是老人——白发的奶奶、拄拐的爷爷、眼神浑浊却步履匆匆的外公外婆。

最近,公司要求我们在一个月内完成全楼栋住户走访、信息登记,并了解他们的需求。起初,我以为走访调查只是走个过场,直到我真正地将那一扇扇门推开,才明白,门后藏着的,是多种不同的人生。

开门的大多是老人,他们动作迟缓,

眼神警惕,第一反应大多都是紧张:“是不是孩子又乱扔垃圾了?还是电动车停得不对?”我连忙摆手:“不是不是,就是来登记信息,看看有没有什么需要帮忙的。”即使我这么说,可他们仍不放松,像一堵久经风雨的墙,表面沉默,内里早已布满裂痕。

71岁的王大爷,半边身子僵硬,耳朵几乎听不见,却每天开着一辆锈迹斑斑的三轮车,接送10岁的孙子上下学。有次暴雨,车翻进水沟里,祖孙俩浑身浸满泥水,狼狈地从沟里爬出来。我问他为什么不让孩子坐公交,他苦笑:“现在人贩子多,孩子要是丢了,我怎么跟儿子交代?”

他儿子在厦门打工,一年没啥事到春节才会回来一趟,只留下一部旧手机供双方联系。老人年纪大了,许多事力不从心。孩子整天抱着手机打游戏,奶奶管不住,也看不懂。提起妈妈时,孩子突然低头,一滴眼泪砸在桌面上……谁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。

走访中,我发现隔壁栋603的“五爷”也每天接送孙子。我便提议两家结伴,天气不好时一起走。问题解决了,可我心里却沉甸甸的:为什么接送孩子,成了风烛残年的老人的“任务”?

还有一位李爷爷,曾是民办教师,教了一辈子数学。我问他能不能辅导作业,他挺直腰板:“能!”语气里透着骄傲。可他住的屋子堆满杂物,两个儿子在外打工,留下一个孙女由他和老伴拉扯大。我去时,女孩正趴在床上写作文,字迹歪歪扭扭,标点也只会使用句号。我试着教她,老人坐在角落抽烟,嘴上却不停念叨:“这学期她进步很大,进步很大……”他不说累,也不求人,只是固执地维护着那份属于长辈的尊严。

这些老人,像极了小区门口那些老树——树皮皴裂、树干中空,被雷劈过,被虫蛀过,却依然站着。春天来了,它们不再为发芽而活,而是为了撑住头顶那一片天。他们不是风景,却是三代人命运的支

点。

渐渐地,我不再只是单纯登记信息。谁家水管漏水,我去看看;谁家孩子放学没人接,我顺路捎一段;谁家老人腿脚不便,我帮着买药送菜。同事们笑我“太认真”,可我知道,我做的每一件小事,对他们来说,都可能是雪中送炭。

有一次,我送一个孩子回家,他奶奶拉着我的手,眼圈渐渐红了:“谢谢你啊,小同志。你是第一个愿意坐下来听我们说话的‘领导’。”我鼻子一酸。

如今,我依然在走。日复一日、年复一年,走过一扇又一扇的门,推开的不仅是住户档案,还有沉默、孤独与坚韧。修水管、收垃圾、管门禁再也不只是“琐碎的日常”,我们的工作远比想象中的有意义得多。

我们是这个社区的眼睛、耳朵……

(翁榕榕)

秋晨

黄德源

秋晨露气重,
风冷侵衣袂。
独坐思前事,
添衣御凉凉。

九月霜降忆思亲

林秀森

霜降时分念故乡,
千山万水路茫茫。
一夜霜凝雁南飞,
残荷叶落叩心凉。
柿子高悬灯似火,
田野稻梁金浪涌。
围炉独对灯花坐,
静待梅花映雪窗。

职工小菜园里的烟火气

矿山深处,不断传来的机器轰鸣声与矿石碰撞声交织成了生产的主旋律,而在生活区的边角空地,一方方生机勃勃的小菜园,正以另一种姿态诉说着矿山人生活智慧。铁锹翻垦、汗水浇灌,这些被精心打理的方寸之地,不仅孕育出四季时蔬,更栽种着矿山人对生活的热忱与对集体的归属感。

晨曦初露,霞光刚刚掠过传送带,小菜园里已热闹起来。才下夜班的老李拎着水桶,穿梭在田垄间俯身浇水,黄瓜藤在晨光中泛着青翠。午休闲隙,几名女职工围在菜畦边,笑谈着谁家的番茄挂果更密。曾经的闲置地块,如今被划分成整齐的“责任田”。木栅栏内,豆角藤蔓顺着竹竿向上攀爬;辣椒缀满枝头红得透亮;生菜在晨露中舒展着嫩叶——

每一处绿意,都蕴藏着耕作者的细心;每一颗果实,都浸润着劳作的欢欣。

这方小菜园,俨然成了矿山生活的“润滑剂”。当职工们结束生产作业归来,换上工装走进菜园,锄草、施肥、采摘……这些简单的农事,成了他们放松身心的“解压阀”。食堂的餐桌上,也常见到小菜园的“馈赠”:清炒的空心菜飘散泥土的清香,凉拌黄瓜入口脆爽,更添一份同事间分享的情谊。“以前下班就回宿舍窝着,现在每天都惦记着菜苗长势,既活动了筋骨,又能吃上放心菜,这日子越过越有滋味!”采样工王师傅一边抹去额头的汗珠,一边展示刚摘下的茄子,脸上笑容里满是踏实与满足。

更珍贵的是,小菜园成了连接情感的“纽带”。老师傅会主动向年轻人传授

育种技巧,谁家的收成好了,便会分些蔬菜给左邻右舍;缺了菜苗,彼此互相调剂;甚至为了“种出更香甜的玉米”,还在菜园边开一场热闹的“研讨会”。这些在田垄间滋生的笑语与互助,为集体生活注入了浓浓的烟火气,也让这座远离城市的矿山,洋溢着“家”的温暖。

暮色降临,小菜园被夕阳镀上一层柔和的金光。藤蔓上的水珠闪烁如钻,新摘的青椒仍带着日光余温的泥土气息。这片根植于矿山脚下的田园,或许没有诗人笔下的浪漫意象,却以其最朴实的方式,告诉每一个辛勤劳作的人:生活如种地,有耕耘才有收获。而那些在共同劳作中凝聚的情感,与矿井深处开采的矿石一样,皆是这座矿山真正珍贵的宝藏。

(黄云燕)

矿山明月照家国

我生活的矿山,四周围着高大莽莽的群山。这块黑土地,养活了祖辈,养大了父辈,也正养育着吾辈这一代矿山人。

又是一年国庆遇中秋。同一轮圆月把矿山照得一片银白。那一刻,时间像矿脉一样层层叠叠,将七十年的月光、硝烟、汗水与焰火,全都压进同一道光里。

爷爷的月饼是“烙铁”味的。1956年秋,他怀里揣着奶奶烙的山东铛子火烧,与18名南下干部从北京跨越千山万水来到天湖山支援煤矿建设。那时的他们,要克服语言不通、水土不服、生活不适等各种困难,同当地党组织和干部一起,埋头苦干搞基建,热火朝天推经济,不遗余力传文化。下巷道,爷爷和工友们抡手镐、撬煤块,竹筐装满一车车希望。饿了,就把月饼掰碎放进铝饭盒,泡进热水凑合一顿。那一晚,月光一半落在家乡的土路上,一半照在小木拖车上,像给乌石镀了一层薄银。

父亲的月饼是“油纸”味的。1982

年,中秋恰逢国庆。父亲用半月的粮票,在矿工食堂换来4块“苏式月饼”。纸一拆,酥皮簌簌地掉。他小心地托着,咬一口,满嘴甜香。黑白电视里正播放着阅兵,坦克的履带声震得食堂玻璃嗡嗡作响,父亲把掌心的渣也抹进嘴里,说:“这声音,比鼓风机还带劲!”门外,筛选场的煤矸石正装车运往远方。月光照在铁轨上,像给矿山铺了一条银亮的传送带。

我的月饼是“科技”味的。今年,双节再度重逢。同事送的手工冰皮月饼,轻轻一掰,豆沙流心便渐渐淌了出来。夜里,三代人坐在液晶电视大屏前再次观看2025年大阅兵,歼-35隐身战机、歼-20S双座隐身战机、“忠诚僚机”及高超音速反舰导弹等重磅装备首度集体公开,无人机阵列划过天际……矿山的夜空中也绽放出“国”“家”字样的烟花。父亲的皱纹里驻着光,孩子的瞳孔里燃着火。月光洒在环保沉淀池上,像为绿色矿山题写着一行无声的诗。

当举国同庆的号角与中秋的晚风一起吹过煤场,我忽然明白:所谓家国,不过是三代人把同一轮月亮,从手推轱辘车到智能井架;从烙铁碎片到冰皮流心;从求一顿饱饭到品一份滋味。月光洒在三代人的安全帽上,像给每一个平凡的矿工,加冕一枚永不褪色的银色勋章。

(刘冬梅)



寒霜寄思情

徐宗鹭

秋水共长天一色,
霜寒侵夜月初升。
枯叶轻飘随风舞,
寒枝犹忆旧时荣。
马蹄踏碎霜前路,
萧瑟萧萧风寄寒声。
古道西风瘦马行,
心随白雁远悠悠。
霜染天边云渐远,
天地无言共长愁。
冷月照人如旧梦,
独立风前影成空。

